

其或春風花朝秋露月夕尊酒相屬玉琴在前一觴一詠
開朱顏挾素髯時也萬象困於雕鏤八音以之和諧春容
乎大章寂莫乎短簫蕩唱送和賓主兩忘澹手與造物者
游於萬化之表亦不知友之所以為友也其視唐之九老
宋之耆英易地皆然宜無少愧矣噫陵谷有時而變遷江
山不可以復識但恐異時風流泯絕後人無以稽考為可
惜也然則寫四友以為圖者豈徒然哉

蒲城縣志卷十四

藝文二

明

重修廟學記

周洪謨

興學校以明人倫由三代至今一轍也人倫明則風俗以
之美賢才以之出矣朝廷承平已餘百年天下郡縣學宮
不能不圯而良有司之敦化理者不能不葺蒲城學在縣
治東百步舊謂創於後周宋元因之國初以來葺之者相
繼天順初縣尹王傑載圖重繕先飾禮殿更塑宣聖及四
配十哲像兩廡諸賢則繪於壁次新講堂及東西二齋堂

之後又為堂及左右二小齋以為師儒退息之所肇功於
戊寅之春二月踰年而後成諸生謁廟則有所瞻升堂則
有所受齋居則有所習可謂善作人矣蒲城在周漢畿內
之地唐為赤縣其人朴直有古遺風夫以善地厚俗而興
學焉則人倫之明也何有然而所謂人倫者莫有外於三
綱六紀而孝友為之先如元時邑人王理七世同居延祐
天歷中兩旌其門非篤於孝友者其能爾乎今蒲城之士
讀聖賢遺書以講明三綱六紀之道者已非一日使能孝
友睦族如鄉先哲焉則他日推事親者以事乎君推父家
者以父乎國也殆不難矣予故謂學校興則人倫明人倫

明則風俗美而賢才出者豈不信然前清城教諭卞州
特傑以尊學者茲既進秩南京國子學錄而今縣尹卞城
若端多傑之功乃致書於輔使屬記於予故爲筆其事而
申以教化之本云

重修文廟碑記

李應策

稽古學無祀漢猶祀周公以孔子東向配自唐貞觀始下
詔警六經正廟位特祀孔子卽邑肇春秋而拓於唐興學
造士蓋亦貞觀後以樸棧菁莪舊甸崇事誦習迄宋慶歷
斷斷侃侃彬彬之風庶幾比周盛時第其址圯無常邑令
繕之歲有定役明天順初令王傑再繕繼黃端繼楊仲瑗

蒲城縣志卷十四

二

至今也楊君繕嘉靖間功較拓未幾震凌相繼相成無復
有端之代傑輩而鉅鹿頓失垂之難久方余屬青衿見有
頽垣壞瓦漸致蕭條又越四十年至神閣木主風雨所不
能蔽殿以前榱桷幾腐朽遇祭瞻拜望之赧赧恐墮焉問
有勉飾其餘如貧士巧粧稍稍爲簪冠一飾而渾身蓋縷
成何威儀漢延禧時以大學西門無故破平原襄楷大爲
文教撫卹彼兩折石梁觀者可任其驚愕雖幸步門牆外
不預宮制曷敢謂與文教無關萬歷壬子余歲而捐貲議
擬鳩工會李呂一君升訓止延而丙辰偶晤掌教楊君分
教張君文君一議及楊君忻然謂已籌辦俟期矣亡何

進士徐君至依簿議令以下丞若簿若尉及諸學博督相
俸有差鄉縉紳及弟子員亦競相捐助而爲傾囊中皆
建修戟門與櫺星門一遺制在前余亦益更加宏壯一以
木石丹堊視前歲整見各處門設踞踞庭闕以下率用肅
觀瞻仍置大石獅連座巖列門屏前之俟請余豈樂爲久
稽緣公私彼我之迹形未必盡釋猜忌任者難而聽之任
者難難天佑文明幸今與論同心余不難畢慮竭神效鼓
旋於舟企先渡江而擊楫者也費固與公衆均猶不愜所
願而往以勢分賄功自多消其誰復盡心督覈若度支失
核尤不免耗司之虞肅文君督工察勤情張君稽出納各

蒲城縣志卷十四

三

夙夜匪懈與共事諸生原孕嶠索梧屈煇李可法回盡力
焉已構輯而藻稅矣前後俊潔光明儼如初基起石欄是
曰建非葺也泮池翠屏磚壁之雖葺亦建也余俯仰勝地
竊與衆慶落成或復質天順抵今垂二百年餘葺學纔四
及舉耳其見於魯辰相碑祀器典守本國舊居猶稱缺他
境何若於嗟事固有吾力可爲者有不可爲者赴義倡修
數百金出之自我敢復推讓卽蒙牽制於前事竟成矣乃
制期全備國初頒樂器於天下郡學令如式製造行可終
氓耶手與氏先激公宜置不載可終以孟孫氏淵耶當時
崇事遠發嘉其使且亟許林放可終祀於鄉耶左丘明可

終與儒列耶孝子不朽其親以程朱蔡諸先儒之父得配祀於啓聖公祠近周子父輔成亦奏入獨張子父迺可遺耶此皆關之題請崇儒重祀則有司存余伏草莽雖力何爲直憶昔韓蒞潁川留心學校閭閻之慕義服仁孝子悌弟翁然傲古州里庠序後入左馮翊黃霸因之課藝明倫舉察辟薦天子特賜金增霸爵秩益重前延壽興起之功茲庶幾近徐君然亦後之力可遵爲令者侍講胡瑗自湖膠擢任國學四方士雲集不勝容考之在湖肅教約以身先嚴束之而復愛育之如子弟召後取所以治已治人者爲大學規游揚同志盛僑顧臨諸高士分任講解追從祀

蒲城縣志卷十四

四

繼道脉余猶惜其遲焉茲庶幾近楊君然亦後之力可遵爲諭者復學例重乙榜於吾邑曾幾見卽費官曩拓以楊今又拓以楊也詎偶然哉徐君有言役旣載有修理條但有罅卽補滲卽塞涓涓者尚可易爲力無藐一葦之失障俟其奔決而滔滔如近日之不可禦也意與楊君若符矣徐諱吉蜀人楊諱學程張諱文濟文諱載道與余應策皆秦人

重修城隍廟記

楊仲瓊

予承乏攝軍統攝陰陽靡神不舉若城隍祠載在國典正月望日謁廟見祠老盛服驚仆牲殺駢集火炬燿輝樂舞

上下各恐而去之走先夜鐘鼓之聲達旦弗輟噫畏之禮祀近於戲矣神焉享此哉予斥之盡以其物沒官旣思之廟制甚偉精采剝落繼以腐敗摧朽者過半將久愈不堪事蓋因而成之乃市得白金十餘以首事民咸悅之不勸而納金帛者百十餘人獲其貲幾千金遂召匠投事各既廩食歷夏正殿完秋寢室階廡諸門垣完及冬整刷諸神其制簡崇繁呈奇競巧凡金木土石丹漆之功補葺塗構十倍於初成廟貌威儀侍衛嚴肅兩廡下刑獄考訊之狀恍惚神鬼羅列臨之不覺悸懾拂其邪念卒事之日予懼其侈而惑人且憂夫民肆財淫祀未究敬遠之道故告之

蒲城縣志卷十四

五

曰鬼神予不獲知有無也但明則人民幽則鬼神如斯而已人尊信之不爲惡敬事之不敢狎宜也卽如世就謂有神號品級亦必尊顯庶民當不敢親夫以人言之王公大夫肯與與臺昨隸宴飲哉雖古稱有禱乃災祥疾疫猶夫人之不平往愬於上耳非類弗敬以祀今若輩竭財殫力新厥廟事與庶人往役之義同非有加於神宜叙爾民事安爾田宅篤爾上下父子夫婦長幼之倫毋徼福於神不寧惟諾且遂非長惡神反爲災夫何益若事有寃抑隱顯弗明及時年歉早潦頗作吾與爾共禱之神宜有知政理乖和人事弗舉予猶懼夫神况民耶宜切戒之

民正斯義以在常厥廟事即敬式予不啻石刻之不朽也
重修東嶽廟記
趙國俊

今望之三峯瀚然出雲雨者西嶽也廢故有東嶽廟廟東
距城僅尋丈而西南北長廣各數百步相傳謂廟在城先
而城割其半云會重新其殿見棟上多唐宋時姓名悉知
所從來果遠矣第殿獨歸然而廊廡門垣盡圯萬歷戊子
歲大殺庚寅又旱社人惶惶聚謀曰旱乾水溢神實爲之
於是鳩材作獻殿五楹二門三楹築甬路飾諸門垣之未
備者既成會大有秋社人沾沾曰廟在成宏間常後矣或
例以淫祀毀毀四十年無甲第今第振起又從重新後始
也堪輿家言縣西北高而東下宜祀東嶽東生方也位爲
甲法王巍科多男子故修之則吉則昌廢之則凶則替曷
爲誌戒世世慎勿毀也趙子曰然吾聞世之媚也以人不
以神之福也以善不以諂即觀西嶽而何曾媚事同日
降膏澤不私也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民神之
依也稽古巡望及孔子所論八蜡意可知已夫盟會燕享
禱禱民事也必臨之神則志一而衆和和則天地山川之
氣應氣應則水旱疾疫不作而登奉寧而衆務和其德禩
將自至匪神而私而福是微明德惟馨古記之矣

買前武安王廟碑

楊爵

其曲舊有義武安王廟歲久傾頽居民梁卿率衆募之
大王生值義漢間祚將移存真抑僞扶綱植常振威德於
宇內昭令聲於千古本其所以至此者一念忠貞所致也
夫當危迫之際秉燭達旦顛沛之餘知有元德與古聖哲
所以致嚴幽隱而之死靡他者何以異哉是爲記

縣治門樓記

劉大謨

蒲城自古爲關中雄劇之地唐以諸陵在境內凡城郭館
解樓觀臺榭視旁邑咸有加至我朝地闢齒繁規制爲益
侈焉縣治前門舊有譙以列鐘鼓獨卑陋弗稱正德癸酉
邑侯張緩乃僦材於林授巧於匠撤而斥之崇臺豐基卑

蒲城縣志卷十四

七

其山立累棟重霄雲集霞舒綺井列疏帶懸華垂告成殆
已有日偶以遷任去厥未訖者四壁棧閣與夫黝壁丹漆
之末爾越明年予自隆德幕來代值歲荒歉罔敢即事然
恒懼九仞虧於一簣百里畫於九十也歷丙子稍熟始獲
完美一日與客共登太華終南諸山儼其前滄瀟涇渭群
流羅其下嶂濶瀾灣不可名狀俯瞰草樹葱鬱平接飛鳥
翔鳴復有輕雲裊裊或在或來而變態靡常相顧樂甚呼
酒以勸既而夕陽匿暉曠色四來景與意會尤懋德不能
去忽悚然若懼語諸客曰斯譙旣麗景復可嘉登之者酣
宴弗已則導嬉宣狂逸情棄務作樓者之志不幾於荒廢

容曰憑高縱目一也然亦有不同者焉閭閻之下羣怨萬狀長人者或未之知聖賢之道微妙無窮仕學者或未之聞使登斯樓也俯首而觀如傷之懷惻然有感跋足而望未見之念悵然以興則斯民與吾道咸有賴矣朝夕登之庸何患乎否則民日以離道日以遠雖深鎖高扃絕迹罔至亦徒而已矣予遂其說遂扁視民望道四字於額時欲紀之而未遑也居無何以觀事如京師卽轉官不果來茲以有事再至慨歲序之屢更愧夙心之尚負乃著其蹟未於石俾後人有所考而因以警惕弗怠云明嘉靖癸未歲冬十月望日立石

蒲城縣志卷十四

八

邑豐陽建龍河觀記

李應策

憶唐廣德初有言崇表福區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偉哉橋陵鬱茂大地而前誰倡之爲龍河觀也夫水居坎虛危湛寂淵涵道家所謂大梵龍阿境而元帝固凝眞於茲方孕靈武曲日光兆祥本之淨樂國脫冕旒而詣仙古今人歆慕聖修迄道成勇斷乎妖邪益競借威重讚德頌功歷代俱然而尤著於明蓋永樂間傳帝協力靖難幽贊中興而扶盛祚遂指爲成祖前身自此瑞雲靈跡無地不顯卽蒲之里社及四郊村落率廟饗爲寶座設星壇矣北望冥冥悠然秘麗未有若豐山之陽左爽右塏洛涓終南

蒲城縣志卷十四

九

青白蔚拱儼躡武當而對越太和金闕乃高置神相丰容俱足四帥森羅上下端嚴蓋摹取天一生水配合生成夫上金木缺一不可黃庭經云北方正氣名河車道訣中脇腹腰曲緣黃河水逆流非擊運法乎又東坡注龍者汞也精者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致龍飛腎枯成瘡真機故曰汞失河車絕萬事無所出經環題名猶主在坎乎亦見帝眞備龍與河原不可須臾離是鼓與繁工夫庚申五月余西謁斛山公祠偶入觀見壁畫河車挽水灌腦黑因瞑目學胞息吐納久之覺下體漸輕丹田溼而水上行藉藉如雲蒸於泥丸時龍已不馳河且

報答如響復東西監二祠應木公金母陰定一方之生靈
周萬物之用於龍河為有濟或以龍樂鄉浩泉里為說淺
矣余愛其名爰不辭為記而併釋其義焉

新建張橫渠祠碑記

李維然

關西大儒曰張橫渠張天祺余束髮時即慕嚮之既筮蒲
令入關計見學其學者且將問故墟於鄆之人焉而祠則
蒲已有之蓋誌載天祺嘗攝蒲治橫渠偕之遊正德五年
間建祠一曰崇禮書院云余覽乘求祠無之徐乃有謂祠
原改天王堂而還其舊矣至則見金碧像喟然嘆曰方今
五鹿之壇崇於日觀而先生之祠至不能與異攸爭靈若

蒲城縣志卷十四

十一

是乎正學之概也既而靈應之斯近尚者乃知其廢
祠無或因闕別地而特為之建議致禮配以邑賢張吉甫
從其舊也當寧者報可歷癸丑之春秋仲舉二祀矣會量
移長安當辭去邑之士若民請曰宜紀其事以告來者余
謂德則有鄰爰則有好凡屬厥類誰棄其祠祀祠祀無益
也惟惘然於道統之沉淪而急欲見其人於祠之下則先
生之精神賴以存亡蒲承其教乃背而馳焉其奚以對此
祠余之所欲為告也先生之學源鄉魯而流宇宙凡負心
知孰非載先生之道者故念違而心就初輒而卒悔是非
大分固自難離論不具論即如王技走卒亦樂於此舉而

蒲城縣志卷十四

十一

子來趨事抑可以見良心之同奈何不於此提龍克嶺任
其若明若滅而且獲以重陰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欲
復其良惟破其習余無能為也論而且對習以示破之之
方則亦無為貨獲無為色漁無為奢眩無為奸邪中無為
法令侮無競爾無尚許無近獄市無自殘其族無縱恣其
子弟無破人之有而我據之無張我之焰而人乘之去此
數者而取今頌之家禮儀節書深思力行猶謂其非先生
徒吾不信也蓋橫渠之教特急經界謂仁政自經界始而
經流俗之變修吉禮以矯其薄天祺之在蒲也嘗督教人
子弟以奉其老皆明而著確而可守釋此言修乃妄乃欺
屏絕諸緣單提一念天地萬物之情有不芸芸現乎何行
事而亂之習為梗也一病未拔百行俱喪治之必視為
猛獸巨寇蕩其所據處而於以服習慈就亦如素之所據
猛獸巨寇者澄之而徐清練之而徐定民之與士吏之與
士民罔不善善以相遇乾坤父母民物胞與之規模端在
於此而先生在矣或曰久汨沒而乍作之其何幾於先生
嗟乎善惡惟兩岐行止無中地人品臧否顧其所自命耳
蒲氣銳勁之而惡焉則無不究也之而善焉則亦無不究
也是在於鷄鳴孳孳時擇所詣哉張吉夫爵不高而至與
先生廟食則修行之驗也今之遊於祠者多蒙士持此以

行吾見張吉甫之踵接於後矣

均糧記

張稽古

洪武初按土區之沃磽而額其賦有鄉總法東西南北然較矣合之得糧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五斗九升五合抵今我祖宗之美意良法斟酌於合勺間者尚昭人耳目可攷也奈二百年吏治靡民情偽變乘而好伏矣富者增價貪沃地以圖輕糧甚役貧民無址墾地而供斗石之糧者比比然若茲不均之嘆免矣哉嘉靖庚申山東蕭公均焉鄉總雖未之改但以地戶首數為據奸民隱地不無也乃致糧重循法首實者而竟無瘳於害隆慶己巳四川

蒲城縣志卷十四

三

呂公均焉以局頭法庶矣乃差人覆丈奉行者多以虛作實地多於東北糧遂輕於西南併鄉總改矣東北民不堪其累誦誦然無寧歲者萬歷癸酉邑民奏於上詔下撫院董按院劉檄縣調停至繼懇也時我繹翁田父母以右榜進士視邑篆實任其事遂覈洪武與蕭呂均鄉總載詢之父老而四鄉平坡稔坐照中矣於是因舊額諒為加減西鄉雖加二千有奇於舊額尚輕乎千石以東鄉多地故爾東鄉雖減二千有奇於舊額尚存千石恐西鄉之弗勝也內西鄉種東鄉地者亦依東與減東鄉種西鄉地者亦依西與加又開無地獎糧三百七十一石二斗七升一合三

下缺一葉

鄉雖加二千有奇於舊額尚輕乎千石以東鄉多地故爾東鄉雖減二千有奇於舊額尚存千石恐西鄉之弗勝也內西鄉種東鄉地者亦依東與減東鄉種西鄉地者亦依西與加又開無地獎糧三百七十一石二斗七升一合三勺各照里除豁有地獎糧二百五十六石八斗二升八合七勺各照戶認納四鄉中宜陽下馬二里偏累每徵而逋逋相望於宜陽開四百有奇下馬開四百有奇歸於四鄉萬歷四年十月二十日申請兩院本月報可十二月徵派民皆樂輸乃著為定籍四鄉民猶以里書日久生弊變亂鄉總是懼願勸數於石永垂之向余問記余矍然曰甚哉

蒲城縣志卷十四

三

賦法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匪渺小也矧我蒲邑罹此困苦不啻倒懸耳矣乃何幸會此舉也懿哉法祖宗傳來嗣一勞永佚有為國之忠焉重沃野輕澆田除奸釐弊有體民之仁焉夏多益寡通其變使民不倦有達權之智焉三美咸具雖移以均平天下可也矧區區田賦云乎哉公名蕙字應芳號釋齋山西應州人甲戌進士

本朝

重修學記

李稷蒸

聖道之大廟貌遍寰區自太牢一祀萬世崇瞻文中子曰太極合德神道並行庶幾近之矣豈小儒所可名言

炊巧婦攬習方左支右吾之不暇而暇及此此侯之所以可書也以視後之君子侯姓鄧名永芳字仲聞湖廣長沙府攸縣人戊戌進士 銘曰於燦宮廟如日斯照燦燦中天履仁蹈道閱世歷變泉發金煉有導即流刮磨愈見大化存神顯晦維人吾徒是與不盡者 龜勉從事莫難匪易後來善承矚目斯記

重修孫真人祠記

李穰蒸

按真人名思邈京兆華原人少博學多通獨孤信見而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長隱居太白山隋文帝召不赴密謂人曰後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乃見之唐太宗

蒲城縣志卷十四

五

召詣京師真人年既老而視聽不衰欲官之不受顯慶中高宗復拜諫議大夫辭還山真人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年百餘歲乃終照鄰稱其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深入不二則今之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閻安劫生之儔云而今所傳者醫藥一端耳真人精於養性醫藥其緒餘也所著有千金備急方食忌千金翼方枕中記千金髓方千金月令方試無不驗昔王右軍饒經濟而所傳者書法張睢陽饒文學而所傳者節烈古之以一節播生平者類皆如此雖然真人之高節逸致學士大夫能言之而愚夫蠢婦未必知也言及醫藥

未必不神而異之尊而敬之者而後知真人之留遺也耀州有古洞四方走謁而吾蒲之祠在城西南隅坐南向北初甚卑隘後漸拓充門堂殿洞層疊深遠康熙二年因久雨損圮衆議重修金粧神像外垣周甃以甃七月初工十一月告成首事者原秉裕也是爲記

重修學宮記

張濶

學校之設莫隆於漢晉以下衰焉宋興百年而後州縣有學何其後也

今上御極以來屢詔天下修整學宮親製寶訓策厲士子邑長

蒲城縣志卷十四

六

更任教化之責敢不以之爲先務哉蒲邑學宮雖代有增修而中更兵燹不無傾頽余承之茲邑首議及此而邑之紳士耆舊咸相勵而趨爲之若恐居後計工之數若干各視其力以輸爲屋之數若干各撤其舊以新明倫堂後有敬一齋亦尋其跡而復建焉移貯唐宋諸名人碑於其內合邑紳士實董其成經始於壬午之夏告成於乙酉之秋是歲邑士之舉於鄉者九人邑人歸功於是舉余蹙然曰建學非僅教人尋章句術科名之謂也謂禮義之不可不知愛倫之不可不篤而致澤之道不可不講也余雖不敏無日不思進我父老子弟觀此冠裳俎豆進退周旋相與雍容鼓篋琢磨砥礪勵於有成移風易俗以稱朝廷作人

求治之意簿書期會卒卒未遑余有愧焉乃以流俗之見
夸詡也豈所望哉尤望後之官斯土者不時問新勿使鞠
為茂草也

王省庵先生墓表碑陰記

李頤

王省庵先生諱化泰賢而隱於醫篤志理學潛心性命初
與本邑單元洲結社講究後與同州党兩一切砥密詣既
而忘年折節不遠數百里訪余商證閒歲一至至必晨夕
晤對盤桓浹月后恒屏緣寂坐超然獨契於擬議之表助
忘交融管連吟三絕云此道關心三十年昏明定亂幾千
千些爾會得天根處寤寐何曾離枕邊箇裏包涵坤與乾

蒲城縣志卷十四

七

人心微動便危焉須知放下自認合萬古如今無間然大
道周流本自然行時物育復何言天人詎有兩般理各正
由來賦予全自是真機洋溢操縱自如胸次靜徹天宇如
洗而自視儼然每以年衰日暮惟恐空談虛悟究無當於
實際學無歸宿虛度此生念及輒歎歔涕零不自禁曉夜
皇皇如餒思食渴思飲寒露思衣收攝保任瞬息弗解庚
申三月感微疾凝神以俟沐浴更衣翛然而逝年七十五
平生事親孝交友信處已恬淡無營獨居未嘗有情容雖
盛暑未嘗不冠帶性方嚴峭直面斥人過辭色不少貸人
有一長即欣喜推遜自以為不及拯困扶危樂導人為善

刊布迺吉錄偽學禁諸書有所親感行誼之卓流俗罕
郡伯董公崇德尚賢特表其墓以示風勵余故通書行畧
於碑陰庶觀墓表而興思者有所考鏡云

芥子園記

王光熙

園名芥子無別解况小也負城東郭先大人場圃於此余
喜瀕池水手以灌園遂割場之半築焉周環僅足畝十結
蒔廬數椽風掃月牖坐整琴書儘自悠然軒左有洞邃十
笏餘聊備寒暑前溪環遠溪旁種桃數本天艷灼灼遊迷
洞口彷彿武陵春色故顏額桃花洞天就洞成臺臺為樹
一楹連葺小樓小閣翼之逕從元隱壺口歷雲樹下捫藤

蒲城縣志卷十四

六

蘿躡石磴旋轉勃窣而上金嶽浮山峯巒翠秀瓊樹烟村
歷歷如畫泊指點五陵風景半為雉堞所障感弔惻然開
窻南眺清渭東瀉若帶而大華終南佳氣鬱葱縹緲天半
此登臨之大觀也下樓行數武新篁敲風青蘿篩月淨置
一片石堪當醉月芳堤蜿蜒入頤過此抵桑林嘴澗祝融
祠稍南構亭如葢晴窻樹色掩映題名環翠亭殿鑿井一
口清冽甘美而輾轆聲韻尤足快耳爽心由井欄之東直
達慶兩山房歷弄琴臺另有文杏一區中可結庵尚未果
也斐之園無甚名花異卉竹梅松桂而外火棗雪梨湘桃
金杏更居多時作清供取不禁用不竭亦快事也余日

其中或彈琴或賦詩或煮茗或馴鶴或倚檻長嘯或對客奕碁容容焉與與焉是非不掛於口名利不關於心冷然善也有客詰余曰園名芥子是矣據所言種種似不芥子若者得毋哆咤刺謬乎余曰否否莊生不云乎計天地之在道中猶罌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天地不猶毫末之附馬體乎何況余園乎客相視莫逆而樂是為記

邑侯姜公修建考棚碑記

李觀蒸

侯蒞任三年矣富年強力才具犀利更留意於文事如修

孔廟創建社學美政不可悉舉而余獨於考棚一事尤見公

蒲城縣志卷十四

九

之崇文愛士也夫考棚之設前人相水土之宜人烟之聚斟酌裁定原不可以府州縣論也西有三原府學亦隨之東有蒲城華州亦隨之後因流寇梗途渭河為阻始割河以南諸邑合華州為一會而同州東五縣赴蒲試者不記其年邇因棚廠塌毀修建為難蒙上分派東州縣協濟然協濟亦舊例也好事者遂以此藉口而有分建考棚之舉侯毅然曰蒲城數百年駐節之地而一旦移之豈下走不足為東道主何鄙葵爾耶慨捐俸金刻期起工暨儒學廣文先生捐俸倡諸生度力佐理不日告成具文中報周旋圖謀不遺餘力始所謂其志一定百折不回者乎因遺

知會各縣無不首肯樂從者至此可無異議矣夫考棚之在蒲與不在蒲便與不便凡有識者皆知之雖好事作議者倔強口抵質之本心亦未嘗不明了也侯之此舉非具定見定力不至此異日者登廟廊之上議大事決大疑有如此棚矣

募修東門文昌閣疏

汪元仕

知一邑者周知其山川壤地城郭民人以占其物土之所宜風俗之所尚施政出令以補其所偏而匡其不逮且滋懼一事之不舉一廢之不興來者以白為口實不佞蒞蒲七易春秋別釐之遐日進諸君子爰諏爰度願聞已過以

蒲城縣志卷十四

十

求民隱庶幾乎風移俗革還淳而反樸矣而猶有未盡善者時屢予懷焉吾蒲舊稱仕國元老巨卿輝煌史冊迄於今絃誦之聲比戶相聞登賢書者科八九人五六人不等捷南宮隸仕版者亦迭迭而有於余心猶以為未足不禁有撫今追昔之感焉議者曰邑之山勢蜿蜒自東北折而南水自左方折而右幾於盡善矣惜也縣治學宮皆處極高而文峰為稍弱占其方為巽在城東南隅學稽巽象為木為風為長為高木之性直而風行最上長與高之義皆於文峰有合焉又為近利市三倍則不啻為文峰言之或曰東南之隅何獨弱於今是有說焉曩者城之

巍然登之可以眺遠今其基尚存而層樓墮頽又有文昌閣者在重門之上今闔閭猶在而碧瓦朱甍飄搖無餘而修之其可緩乎夫文昌之神聰明正直專司瑣闥幻其說者有一十七世身為士大夫之言考其世代在周為張仲其說誣而不經然以文昌為張仲是欲以孝友重文昌也吉甫凱歸疑筵何客茂有而乃以孝友之張仲儼然當尊六月之詩至今誦之不可以知文昌乎而况高閣屹然頽宮瞻文星之特立而屢快利賈之三倍農家者流望稔氛而課晴雨一舉而三善備焉齊力捐修可以計日考成城村諸薦紳先生以逮庠彥肆而農民各量力義助以無負不以爰謙爰度之若衷與日者置身木天扶搖九重軒長綬而乘高車予其有厚望焉勿曰邑令口惠也請捐俸庀材以為之倡

艾悔齋詩集序

李因篤

雷伊蒿者秦人也少從其先大人筮仕蘭陵遂歌鹿鳴於其鄉而為魯人矣丙午行稿出精深古茂與秦漢八家相上下海內家絃戶誦莫不知伊蒿之能文然而向未知其能詩也余昔往山左從王西樵宋荔裳諸先生遊彼時即知伊蒿之能詩伊蒿通訪之而未獲以而後從雲陽任詒菴處復讀之其抵以三百篇為宗而浸淫於漢魏三唐之

蒲城縣志卷十傳

三

南或原

三

間得心寓目各寫其情性所欲言不必拘拘以古人為法而無不與古人合其歌行則王孟之宕逸也其近體則溫李之秀雅也而絕句則聲調高華直駿駿乎分太白之席矣吾甚幸西樵荔裳而外復得一唱和良友而又深幸原本於吾秦為可樂也越十五年所其姪劍華為三秦名士謀刻伊蒿集而問序於余余以老病廢牀不能為伊蒿元晏而竊於伊蒿有感焉吾秦風氣在家則鴛鴦而出門則千里也獻吉生北地而長於大梁遂為故明三百年文人之冠隴西孫太初浮湘漢躡衡廬買田苕溪遂卜居焉其詩悲壯奇偉為吳越翹楚而焦獲孫豹人浮家廣陵亦聲震江淮矣今伊蒿復崛起於海岱間與吉獻諸人聲價相後先古人云出門有功其是之謂乎誰謂遷其地而弗能為良哉至於集以艾悔齋名則伊蒿之謙詞也是為序

孝子宋希寅小傳

高爾公

宋希寅陝西蒲城縣桑落坊民也氣質樵魯目不知書性篤孝父某母某氏春秋高矣瓦盆脫粟奉養必至顧家貧恒不能得食或質繩於市易餅以供膳暇則拜禱神祠下願減已算益親壽率以為常父歿麻衣露肘僵臥柩側年餘母相繼逝合窆村北希寅守塚朝伏荆棘中痛不欲生夕則穿塚旁土穴以居冬月掘草根食之兀齋骨立嗚呼

作孺子泣三年一日也眾為誅茅強之入郭希寅登城望
墓長號泪盡不已草屋蔬水上食如平生每飯未嘗不慟
絕希寅問語人曰一日見亡族兄與父同行挽袂以歸儼
然在寢也旋出門追至墓下訖不得見伏草迷眩漏盡而
醒又一日恍惚母來臥室牽衣而哭母亦行至塚相失口
東升矣猶以頭抵地不省人事野老舁入土穴用衣覆之
越甲刻始甦此二事者皆非寢寐中也嗚呼所謂一氣感
乎幽明無間者耶先是希寅種瓜墳畔隣瓜往往為鳥所
啄而無一過其瓜田者人咸以為異而盧居時有兩狼繞
墓或蹲或臥馴若籬落間物嗚呼何其格及康類若此耶

清城縣志卷十四

三

可謂孝子矣贊曰余按部入滿聞宋希寅事因即其人而
問狀見其詞語拙樸惟涕泗被面而已且言村愚罔識孝
道云何但一意從親地下不自知其不欲生而亦弗之能
遂也余為之改容而禮會邑令余某請余立傳報件繫如
左青柳宗元作安豐李與孝門銘曰與以四時性非文學
所導生與耒耜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今於希寅
亦云

縣志記

原毓宗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
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質劑結信

而除詐市之設也何邑茂有况滿滿堂之邑臨吠四遠本

非一二人所能辦者在萬曆中波達李父母平肆均而城

內關外立為五頭其後日久歲後荒亂相仍終置北關開

外舊役獨自應行號馬料豆領銀平糶亦因天時亢暘米

價騰貴而廩冷落為之罷市第關關不可無人蒙邑侯田

召募在城斗行仍立集市生涯貿易熙熙穰穰關外舊役

欲分其潤蒙按臺履親自處分仍令該縣調停安集侯乃

印斗五十於匹城北開分為五頭五日一轉週而復始每

月五頭各分六集著為定例由是城內關外各樂其生再

無置喙余嘗聞陰陽之和不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滿城縣志卷十四

四

萬民之至不阿一人侯平心惠政如鑑如衡周禮所謂
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與夫結
信而止訟禁偽而除詐者非耶今法制既立大家有刑則
共有勞則均在城在關同是商民恪守城規為盛代之良
民而爭奪之悉泯也不亦善乎是為記

原炎洲小學人物考序

汪元仕

聖學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者非世無學者之過也愚者汨
沒於利欲智者馳騫於高遠其又甚者學為儒而溺於禪
放言橫議不至於為吾道之罪人不止而其失皆由於蒙
養之不端夫童蒙之時志氣清明欲資未啟於此而先之

持德對以抑其驕習之詩書羽籥以正其體統以平其
言往行以開拓其智懷反求乎孝親敬長以迄端乎本始
而絕無繡秘姍姍之態以希心於利祿由是而之焉博物
洽聞以窮理至敬立誠以存心於以優入於樂舜周孔之
述不其庶幾乎此考亭朱子小學一書遠追洙泗之教近
接濬洛之統誠入道者之津梁也雖然學之不明非一朝
一夕之故矣三代以下簡編淹沒於秦火聖學等存於百
家漢儒之幾疏得其度而雜於偽宋儒之折衷擲之精而
行之篤孔子之道至趙宋而煥然一新可不謂天之未喪
斯文耶宋初試士僅得三人終日不成一字先王之教蕩

蒲城縣志卷十四

五

然無餘善楚道州周先生拾墜緒於煙消霧散之餘二程
子起而宗之橫渠又得力於二程而後龜山延平學者輩
出紹程門之遺緒以至於朱子私淑諸人羽經翼傳直窺
道蘊功不在孟子下即小學一書旁稽遠引所以嘉惠後
學者非淺鮮也無如童蒙雖讀茫然不知其所謂經生家
帖括辭心躡等而不肖程子曰制科壞人心術豈無所謂
而云然也哉不佞泣蒲七載降心訪求閱人已多而不意
衣冠晉接中得稽古有獲之士如原子炎洲也炎洲久舉
孝廉非公不至偶一晤對神爽心怡極知其抱負不群而
奈何修文若是之速也今其子文彩以其行述文集并小

學人物考送閱乞序嗚呼世之學者矻矻窮年所求
未有如炎洲之研經涉史博極諸書而尤留心於伊洛淵
源作小學人物考徵引詳備其人其事披卷不啻燭照而
數計真蒙養之要務也余以為不但蒙養也登賢書肆遠
籍者宜亟讀也習無全史習惟尚經者宜亟讀也何也章
句之學制舉之業名為明經而經義愈晦春秋分一字為
對待周易執君臣為主腦其於褒誅之微言貞悔之精義
吾不知果有合焉否也若是者希心利達所謂汨沒於利
欲而馳騁於高遠洙泗之罪人亦即朱子之罪人也讀炎
洲之書其不慙然內愧者幾何哉吾故曰聖學之不明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是為序

蒲城縣志卷十四

五

炎洲原先生傳

劉鳴珂

先生名永貞字芥夫號炎洲姓原氏登邑卯鄉薦性沉毅
尤穎敏善記文錦邑名宿也於公髫齡即教以五經左史
及唐宋八家之文且口授唐詩數百首曰學者當出經入
史縱橫藝苑母徒作俗諸生也公尊嚴命自少至老未嘗
辱刻釋卷古文詩歌備一拈題立就存心制行一以仁壽
為本父早逝事母屈氏備極色養處幼弟病之慶之怡極
而不聞訐訴聲胸無城府客有嘲其不合時宜者公笑而
領之而已客慚退生平誨人不倦出其門者甚夥人方之

蘇湖模範焉所著有小學考六卷覆瓿集四卷家乘二卷
生於順治四年初二卒於康熙四十九年七月其子庠生
文彩爲公廬墓三年云

王母節壽序

喬 驥

從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均綱常名教之所係也一時有
其人與事雖曠百代而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况身當其
世而有不感嘆流連急爲之宣揚表著此其人必不知忠
孝並不知節義者也余當蒞蒲之初每思採訪民風觀有
關係人倫大節者必欲申請揚勵以爲一邑勸不意有志
而未逮一日覽王母郭夫人節壽冊輒不禁喟然嘆曰夫

蒲城縣志卷十四

七

人今年登七旬矣當夫君捐棄時其年纔二十有六卽矢
志靡他操勵冰霜四十年來如一日者其節爲何如也伊
時舅姑在堂俱衰白殘喘又值家道式微夫人以婦道代
子職拮据薪水輒能朝夕不匱其孝爲何如也又遺孤在
側卽芬之王生也方六歲筑筑無依夫人獨能撫育訓誨
俾其子早入黌序其慈與賢爲何如也又能以遺腹子繼
伯氏以嗣償債讓伯季以田遇凶荒分族黨以粟合鄰裡
同炊而食當寇亂又能挾家避難卒無恙其仁讓惠愛早
識遠見爲何如也若此者皆一一在人耳目間聞其傳之
精神先生道之真可與相舟之篇什繼孟母之勞踪

揚挖海內而炳耀千秋矣余曰王生之孝亦不可沒也平
居奉養固盡子職矣惟當滄桑變遷之際以彼其才豈不
能拾金撥紫顯赫當世而獨棄去青衿戀戀慈幃者豈徒
高尚也哉抑以親在不敢以身許人殆以古人自期也歟
每念親苦節不能顯揚直走三千里抵江南遍求諸名公
播諸詩歌且彙而成冊冀傳芳名於不朽此其心亦良苦
矣非古之純孝人烏能有此哉合此而觀必有義夫斯有
節婦有孝子卽可爲忠臣則知忠孝節義之事均出於王
氏之一門也他年編之

國史

蒲城縣志卷十四

七

天子下詔褒美之者所必至也繇是鄉國天下聞之莫不知勵
其扶持乎綱常名教者豈小也哉余故樂取其事而序之

王母節孝碑記

張廷樞

天地間綱常倫紀皆恃有生之正氣爲之維持而正氣所
發又在往與國家之聲教政令相爲盛衰蓋化導感孚理
勢然也今

天子嚮學右文敦崇古訓尤刻意淬勵人心培養風化以爲制

治保邦之本

特飭諸州學使者列上貞烈節婦旌表其閭著爲令關中督學
使者轉其事於部院大臣月叙上

聞而蒲城之王太夫人郭太君與焉太君者太原二府鳳池金
誥之從子婦邑博士弟子員聚德公凝圖之妻封翁邑學
生芬之公元象勺之年府道二試皆冠軍次年食隸太君
喜可知也無何而滄桑告變逆闖入關人皆有繞樹之憂
芬之公念母老即負之朱龍山中裂巾長在棄青衿如敝
屣也

大清定國海內又安適受少司馬礪嶽原先生聘作西賓涉江
而南敦徵諸名公詩歌三百篇以為太君壽復又逾漢之
楚寓京山雷使君署中潛為布糞十餘遇食物之不產於
藜者一一入陸子之懷旋里跪太君膝下列糞中物曰此

何物也產何地爰進之食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芬之公

有之念弟之未嘗一日見父鞠哀之至與牛奇章公愚不

可及徐清作脯若同符然無何而太君以壽終芬之公擇
鬲骨立枕塊於苦次間吊者為之要其已酉子孝齋公登
賢書庚戌計借初場墨汚卷面在失格例交卷時稟知貢
舉宗伯求寬額宗伯閱文大賞之付受卷所勿截角因獲
大售聯飛去是夜芬之公夢白衣大士呼其名而告之曰
汝子會試例貼念汝積學孝友調護之勿憂喜報臨邛矣
公之孝友格天有如此然終以太君五十年之飲水茹蕘
未獲得曠典當易質時呼其子而囑焉祖母節勉之孝

公言及之則淚滂沱下恨兩世之志未酬也邑人士累舉
之當事各上臺以節在隔代駁查以舉遲為辭延十年而
孝齋公又捐館舍矣今庚辰之三月丹鳳飛來奉

勅發帑金三十兩建坊旌闕門曾孫中翰定孫之善於繼志述
事也輿情為之大快議豎碑於坊之側以傳不朽蒲城諸
同年輩走文於余余從家大人試童子於蒲嘗假館於芬
之公稔知一門之節孝有難以言殫者乃據其實而為文
不斐矣待言余日以珥筆為職事有節孝如太君之子若
孫若曾行將秘之蘭臺誌之彤管以授將來之採風使者
庶勿負乎

朝廷淬勵人心培養風化之至意云爾

節孝楊母孫孺人行略

原毓宗

節孝孫孺人楊用晦之母用晦長郎為余子婿知孺人懿
德之悉莫余若乃用晦非孺人弗顯孺人節孝固非因用
晦始顯也孺人賦性幽貞年十五歸用晦父彼時舅姑在
堂貧甚昕夕甘旨惟孺人躬操作勤紡績是賴比舅喪世
喪葬之儀孺人咸出衣物辦之傷姑養居米鹽瑣屑不吝
相煩孺人自為拮据比誕用晦稍長延塾師雞甫鳴孺人
先起徐呼用晦起督就學虛用晦垂髫朗秀占者知非凡
偶近器願試童子未遠售父或讓之孺人從旁解曰進身

亦自有時何急為迫已未春用晦父避疾纏綿半載孺人
堅志以殉賴姑懇諭之曰而舍我去老人何以保且慕且
不為而撫孤地乎孺人始勉視食息與其姑偕刑未亡矣
室如懸磬影惟吊形以機杼伴子書聲若泣血有姑相和
人人謂楊氏存亡一綫間耳孺人乃於一切身任之又
惟弗敢煩姑慰分用晦誦讀之心并亦不令知也用晦既
入庠亦為貧憂孺人勉之曰汝勿憂此富於學問自脫其
累耳甲子用晦舉於鄉孺人戒之益切謂甚無以此介懷
長傲極世當愈習儉習勤毋墜我清約家聲用晦市一錦
欲制孺人衣力却之曰留以作子孫福奢余弗願也至今
猶布荆釵不肯易戊辰姑壽八十適旌表之

旨亦下賀者闕門孺人日夜謀款客具姑童目昏於視孺人相
之弗假他人亦弗厭其疲令用晦速成石坊光姑貞孝及
姑卒而孺人之勤可知也孺人舅有弟與舅同舉產子與
用晦同庚在襁褓儉乳孺人乳之每先之而後用晦舅亡
供其弟與舅一用晦叔氏亦早亡遺一女孺人視如已出
嫁時以叔氏所有者悉作粧奩並田產器具盡給之孺人
有同胞姊適曹奇窮後染癰症孺人延至家供養二十餘
年躬為拂除不潔其母弟于貧弗能娶孺人傾囊為之婚
其敦大體類如此甲申之歲兵戈紛紜奔竄山谷間備歷

蒲城縣志卷十四

三

苦楚已丑用晦成進士授雋都令孺人囑之曰可為則為
否當遊歸勿有所冀致遲遲也故用晦至雋都屢以病告
棄一官如脫屣漸漬於孺人家教素矣孺人守節三十八
載壽今八十有五子用晦孫三曾七方與未艾幸礪柯而
英多孺人固以大節大孝食其報者哉當用晦父沒之時
家道中衰不堪牢落非孺人克肩家政萬不至有今日是
用晦非孺人弗顯孺人握節若柏舟奉姑若禮修教流三
世若泰姨人咸頌之歷四十年有奇則孺人節孝固非因
用晦始顯者也孺人至誠每逢禱祥輒預有佳夢雖語不
盡解知為鬼神所誕祐矣先時用晦為其祖母節巧大君
子之文以志不朽已勒成帙茲恐孺人節孝奕世遂至泯
氏又謀所以志不朽者余敬述其行諒亦大君子所樂道
者矣

王再復傳

單允昌

王茂才名字仲襄號再復世蒲城人王父復元先生謝以
名孝廉為延津令父仁蒼先生茂麟為名諸生母張氏禱
於浮山得異兆於萬曆己未五月八日再復生兄仁弟依
再復其仲子也三歲甫能言弱不好弄靜重如成人六歲
人家塾端居讀書步履不苟寡言笑或十餘日不出一語
歲時鄉社鐘鼓喧嘩群兒奔走如驚獨深居閉門不出撒

者異之仁蒼授小學私謂母氏曰小學皆我心固有何事
誦爲癸酉娶屈二歲卒乙亥繼換數月卒字李時就童子
試未售值兵亂志隱閉戶七年爲期待學成二十四歲而
後娶嘗讀余評定就古社菽勸兄仁聯諸友就余問業已
約出戶相從日夜攻苦膏盡就火火盡就月父兄友朋咸
謂其勤習舉子業若是不知其所樂不存也取五經性理
傳習錄諸書宵旦研尋獨於太極圖寶體諸已快然自得
或微吟而獨笑或清歌而長言謂太極只是誠先天消息
實在人間謂人能確認得一箇太極則天下無復餘事謂
古今賢知矜一行之高爭奇人世只是不曾確認得一箇

蒲城縣志卷十四

重

太極以學者務舉業不知學道爲深耻以已從事問學不
得師友爲深憂時余寤言成四卷尚未示人再復不知也
以矢志願力不滿決不出戶時從余刻先訓先行切私淑
之思余亦不知也積勞成疾庚辰力疾赴試成諸生時余
借計如京師未及面比歸疾大漸不可起然志氣清明不
亂仁蒼異之不忍言訣從容問曰子具遠觀否曰具子工
彭殤一致否曰了子心光景何似曰心常靜定子生平志
願何爲曰窮理盡性做秀才如是做官亦如是願爲
之徒不失孔門家法不意遭此危疾然自反實無愧於
目聰明朝聞道夕死可矣以此報父母深恩耳言訖而

時七月四日距生才二十三歲仁蒼愈異之援篋得再復
語錄五冊詢伯子仁嘗語仁曰學人專事舉業不知舉業
讀書中一事耳丈夫處世科第非第一功名爲孔孟之徒
廟食百世乃第一功名又曰我輩須著實力行做開然功
夫且勿告大人知亦勿告諸友知詢季子依依言亦然仁
蒼益大慟天喪予顏氏子也一日余往唁仁蒼仁蒼出語
錄示余曰此亡兒日言於兒仁輩欲就正先生者幸爲正
其謬誤余讀纔數則皆切身體驗語皆從濂溪明道諸先
生直趨顏孟證厥指歸語仁蒼備道平日服膺之勤余不
禁喟然太息余從事此道三十餘年罔有聞知而再復弱

蒲城縣志卷十四

誦

冠輒爾了了余諄諄告人誦言若醉而再復無待而興不
言而躬行顏氏歿而聖學亡周程後獨象山陽明稱有本
之學然猶不無朱陸異同之疑使天假以年歲月相從討
破異同直證聖宗不有益於再復必有益於我豈猶是四
海無朋孤立莫助也哉遂評定付梓而爲之傳
單允昌曰余次再復事而深嘆友朋相遇之難也余與再
復同里余學道三十餘年日求友於天下而再復不知再
復學道十餘年日思求友於天下而余不知再復不知余
余無德而稱其不知固宜余不知再復再復不求人知固
然君子固不易知也易稱顏子不遠復王子白晷再復其